

贪梦道人 著

彭公案 (上)

孙国曦 马佰莲 校点



济南出版社

彭 公 案

贪梦道人 著

孙国曦

马佰莲

校点

(上)

济南出版社

彭公案(上)

清·贪梦道人 著
孙国曦 马佰莲 校点

责任编辑:孙凤文

封面设计:李兆虬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山东高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2006 年 11 月第 2 版

印张:8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0 千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29-115-6/I·19

定价:34 元

序

《彭公案》一书，京都抄写殆遍。大街小巷侈为异谈，皆以为脍炙人口。故会庙中之谈是书者，不胜数。一时观者如堵，听者忘倦。

予课暇时少听几句，津津有味，然因功夫忙迫，故不知其本末。壬辰馆于京师，友人刘君衡堂持此编出示。展诵数回，悉其始终，乃知彭公是吾朝显宦，实千古人才之杰出者也。其在任多有政声，不可枚举，而除暴安良、断一切奇闻奇事，犹如西山爽气，扑人眉宇。衡堂更把握不置，遂有付梓之议。汇辑成编，无不争先快睹，因不惜重资，付之剞劂。

索序于余，余不获已，亦思此书一出，非特城乡街市乐于传诵，士农工商欣于听闻，实亦足以培植世道、感化人心而为化民成俗之一助云尔。是为序。

光绪壬辰暮春武谿孙寿彭甫书于宣南旅次。

自序

余著此《彭公案》一书，乃国朝之实事也，并非古词小说之流，无端平空捏出，并无可稽考。此书中如彭公、黄三太、李七侯诸人，忠臣义士也。彭公乃国朝名儒，忠正廉明，才识过人。初任县宰，入境私访，使匪恶棍徒闻名心惊，叫安善良民人人敬畏。看其断无头案，如驴夫殴伤人命，夜内移换尸身，日验双尸，黄狗告状等案，真千古佳谈，虽包龙图复生，不能辨其情弊。今竟著实事百余回，所论者，忠臣义士得以流芳千古，乱臣贼子尽遭诛戮，报应循环，使读者无废书长叹之说，有拍案称奇之妙。如欧阳德之为人，堪称侠义，非为贪图名利，所办之事，使读此书者有着目惊心之想，真别古绝今之人也。是为叙。

时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桐月，都门贫梦道人著述。

前 言

公案小说，它脱胎于宋元话本，盛行于明代。在明代，公案小说主要是写一些官府侦察破案的故事，如《龙图公案》、《皇明诸司廉明公案》、《皇明诸司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明镜公案》等，它们大都按照案情种类，把整部小说的内容框架为“人命类”、“奸情类”、“盗贼类”、“争占类”等，很明显，它们带有明显的复述案情的性质。这些小说有的没有全书统一的主人公，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破案人等互不联贯，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的虽有全书一贯的主人公，但故事和故事之间既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也没有内容上的逻辑性。实际上，这类小说应该算是短篇断案小说的结集。

明代公案小说的另一种情况是，受当时盛行的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在形式上按章回体的结构编成有顺序号的连续回目，如《包龙图判断百家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这些小说有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但是，回与回之间的内容仍然是各自独立成篇，故事发生时间上没有承接性，内容上也无逻辑关系，因此，我们仍可把它们视作短篇断案故事的结集。

清朝中叶以来，两种在社会上均流行甚广的小说——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开始逐渐走向联合，至清末及近代，联合的结果不仅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小说——“侠义公案小说”，而且成为一时之盛，流传甚广，影响颇巨。如《施公案》、《三侠五义》、《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彭公案》等。这些小说一方面写官府

断案，颂扬历史上那些清正忠直的贤臣如何决断官司、为民除害、忠心皇室，同时也写一些绿林豪杰、侠义之士，写他们如何“弃暗投明”，追随忠臣，做下了“青史留名”的业绩。即所谓“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这时期的小说，一般仍采用章回体，整部小说由一个主人公一以贯之，或以某清官的一生为线索，或以他们的居官事迹为主线，故事的发生不仅有时间上的承接性，甚至有内在逻辑关系。很明显，它们已超越了复述案情的阶段，能够将整部书的内容结构得浑然一体。

在近代，侠义公案小说曾经风靡一时，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巨大。如写清代施世纶（仕伦）居官事迹的，百余万字的《施公案》之后，又有《施公案后传》、三续、四续……九续以至《全续施公案》；《彭公案》亦有近十种续书，至于《三侠五义》则继续演绎包公事迹，流传更广，续书亦很多。在当时，说这些故事家喻户晓，并非过甚其词。其实，这些小说从文学的意义上说大都算不得精品，其中有些在文字上是很粗劣的，如《施公案》。但正是这样一些文字不算精美的作品，却在当时的社会上轰轰烈烈地流行一时，这种情况，多多少少是有些让人费解的。但是，仔细想来，又有其必然的理由。

正如宋元话本的发生发展得益于市民阶层的崛起及市井文化的兴盛一样，侠义公案小说的流行，也要从市井民众的文化需求、文化心态、文化口味等方面去寻找原因。

在中国古代，由于封建专制政体的原因，中国的老百姓往往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帝王的生活对老百姓来说自然是陌生而遥远的，因此，清官、贤臣便成为百姓理想的寄托，并且在“口头文学”中成为主角。在这些故事里，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断丰富这些清官的“政绩”，使他们的故事越来越富有传奇性，使主人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这些故事经过不断的流传、增补，一旦经过文人的加工成为小说并刊刻行世，自然

便深得大众的喜爱。因为这是大众的文 学，是大众需要的文学。

时代不同了，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文明的时代，把旧时代的旧东西倒腾出来贩卖给今天的读者，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吗？起初我们也是颇费踌躇。但是，仔细想来，其意义和必要性又是十分确凿和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学样式被确定为诗赋和文章，小说则往往是文人们的业余爱好，登不得大雅之堂。但恰恰在小说作品里，积淀着传统文化中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在以往以至于今天的任何社会中，都是美善与丑恶并存的，并且，有时是美善对丑恶感到无能为力，因此现实中需要除恶扬善的英雄，精神世界里更需要除恶扬善的英雄，我们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便都是这样的英雄。在关于他们的故事里，这些英雄们总是在锄强扶弱，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使恶人受到惩罚，让善良的人获得公正和福祉；它告诫恶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它也告诉善良的人：积累善行，终有福报。因此，小说所宣扬的，应该是人类社会无论何时都应该遵守的共同的道德和行为标准。因此，这些小说在今天仍能发挥它们劝世化民的作用。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小说来研究中国大众文学发展的轨迹。

中国的许多文学样式都是从民间萌芽的，甚至可以说没有 在民间文学中长期的口耳相传、不断加工，中国的许多名著都是难以诞生的，小说尤其如此。譬如包公，这位宋朝时期的官吏长期以来一直是民间文学中不朽的主人公，戏曲、小说、民间故事一直都有他的影子，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许多他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包公的，《宋史》中只记载有包拯断“割牛舌”一案，据考证，连这一案件也有伪托之嫌，更遑论其他。或者在最初的故事里并非如此，像《三侠五义》里“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原型来源于《龙图公案》中的五个老鼠精作祟，后来不断加工，才成为五位侠士。顾颉刚先生说

中国的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的许多小说名著也是层累地造成的，《水浒传》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要研究中国小说史，这种情况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当然，这些小说里也有许多糟粕，其中最主要的是封建迷信思想。在小说里，许多人物之间的恩怨被归结为前世因果，主人公断案也往往借助鬼神、梦兆等。古往今来，断案都是重视证据的，如何获得证据则在古今的法律案件中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对书中的迷信思想我们要批判，对书中主人公的断案手段也要有分析地加以批判继承，切不可盲从。

另外还要提示读者朋友注意的，是书中的“尽忠”思想和绿林豪杰的“变节”行为。“忠”和“节”是中国重要的伦理观念，封建帝王倡导的是对“皇权”的“愚忠”，这当然是有阶级倾向的错误观念，但是，忠于职守则是任何社会都要倡导的，封建官吏的忠于职守，我们当然可以看作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因为从根本上说，在任何社会里忠于职守都是一种进步行为，只是在观念上应加以甄别而已。绿林豪杰投身官府，这在封建社会被视为“弃暗投明”，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则斥之为“变节”，至于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看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因为对任何社会行为的评价，都应从当时社会的整体而言，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就应得到肯定，反之则应加以否定。

另外，所谓善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也有不同的标准，如《施公案》中写到的施公收受九门提督的贿赂，作者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这种“以恶制恶”的方式，显然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应该加以批判。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所进行的校点和改动，在每书后我们都附有校点后记，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编 者
1996.10

目 录

序

自序

第 一 回	彭公授任三河县	路遇私访涇江寺	(1)
第 二 回	英雄奋怒打张宏	贤臣接任访恶棍	(5)
第 三 回	李八侯拷打彭县令	彭管家送信救主人	(8)
第 四 回	常守营调兵剿贼	刘典史献计擒寇	(11)
第 五 回	恶霸被擒入虎穴	清官遇救出龙潭	(14)
第 六 回	讲大义恩收好汉	为民情二次私行	(16)
第 七 回	李七侯替弟领罪	左青龙作恶害人	(19)
第 八 回	因小事误伤人命	为验尸又遇新闻	(22)
第 九 回	验尸场又遇奇案	拷贼徒巧得真情	(24)
第 十 回	魏保英吐露真情	彭友仁私访恶霸	(27)
第 十 一 回	赵永珍尸场鸣冤	彭县令邀请义士	(29)
第 十 二 回	设奇谋拿获左奎	审恶霸完案具结	(32)
第 十 三 回	和合站日验双尸	彭县令智断奇案	(36)
第 十 四 回	伶黄狗替主鸣冤	智英雄捉拿凶犯	(39)
第 十 五 回	翻旧案详究细情	巧改扮拿获凶犯	(42)
第 十 六 回	胡明告状献人头	彭公被参闻凶信	(46)
第 十 七 回	众盗贼剪径劫人	南霸天独斗群寇	(50)
第 十 八 回	商家林英雄小聚会	汤家店群寇大征锋	(53)
第 十 九 回	鲍家店群雄聚会	彭县令官复原职	(56)
第 二 十 回	众豪杰捉拿武文华	张茂隆定计擒势棍	(60)
第二十一回	楞黑雄拿获武文华	彭县令严刑审恶棍	(64)
第二十二回	精忠庙群雄受熏香	河间府豪杰大聚会	(67)

第二十三回	德州郡三太打墩	河间府二墩报仇	(70)
第二十四回	浮浪子贪淫惹祸	聚盗寇反狱劫牢	(75)
第二十五回	隐林泉授徒教子	庆生辰又起风波	(79)
第二十六回	论英雄激恼黄三太	赌闲气抢劫补秤银	(82)
第二十七回	闻凶信亲赴扬州府	劫圣驾打破大红门	(86)
第二十八回	招商店访得实信	劫圣驾打虎成名	(89)
第二十九回	飞天豹斟酒论英雄	杨香武头盗九龙杯	(93)
第三十回	丢玉杯捉拿黄三太	闻凶信自投府衙门	(97)
第三十一回	黄三太刑部投审	蒙圣恩赏假寻杯	(101)
第三十二回	周应龙祝寿会群雄	杨香武二盗九龙杯	(105)
第三十三回	避侠庄群雄聚会	黄三太入都献杯	(109)
第三十四回	杨香武大闹避侠庄	黄三太接应拿群寇	(112)
第三十五回	李公然初试神弹子	黄三太大战周应龙	(116)
第三十六回	赛李广火烧避侠庄	杨香武见驾安乐亭	(120)
第三十七回	黄三太带罪见驾	杨香武三盗玉杯	(125)
第三十八回	奉恩赦三太归家	赏金银群雄散伙	(129)
第三十九回	李七侯大闹冯家庄	高通海剪径齐邑渡	(133)
第四十回	恶法师古庙行刺	殡铁塔施勇擒贼	(138)
第四十一回	问真情拿获贼寇	因案件私访豪强	(142)
第四十二回	张耀联看破行迹	彭抚台被拷马棚	(146)
第四十三回	玉面虎独斗圣手仙	张耀宗气走李七侯	(149)
第四十四回	蒙圣恩清官复任	良乡县刺客行凶	(153)
第四十五回	姜家店群贼行刺	密松林一人成功	(157)
第四十六回	小方朔独战群寇	玉面虎寻找清官	(161)
第四十七回	彭抚台误入连洼庄	胡黑狗识认讨金牌	(166)
第四十八回	群贼定计藏金牌	清官受困连洼庄	(169)
第四十九回	铁霸王夜探连洼庄	勇金刚戏耍玉面虎	(174)
第五十回	刘德太怒打花脸狼	铁幡杆保府双卖艺	(177)
第五十一回	义士奋勇要金牌	山寇安排使巧计	(181)
第五十二回	吴太山暗献机谋	欧阳德山寨被困	(185)
第五十三回	赛李广智盗金牌	周应龙割袍断义	(190)

第五十四回	欧阳德二上紫金山	周应龙智赚小方朔·····	(193)
第五十五回	高家庄群雄聚会	玉面虎二盗金牌·····	(197)
第五十六回	四霸天头探北邱山	侠良姑单身盗金牌·····	(201)
第五十七回	张耀宗大战紫金山	水底龙聚众捉群寇·····	(205)
第五十八回	彭都司带兵剿山	玉面虎勘问金牌·····	(209)
第五十九回	高恒头探寒泉穴	刘芳扶灵回故乡·····	(212)
第六十回	粉金刚大闹茶楼	欧阳德恩收弟子·····	(216)
第六十一回	徐广治拳赢尤四虎	宋仕奎大开礼贤门·····	(220)
第六十二回	粉金刚庙救难女	于秋香舍死骂贼人·····	(224)
第六十三回	赛姚期忿怒行刺	徐广治设计诬贼·····	(228)
第六十四回	铁幡杆夜探宋家堡	欧阳德巧得珍珠衫·····	(232)
第六十五回	张耀宗奉谕剿贼	欧阳德生擒首逆·····	(236)
第六十六回	彭巡抚入都召见	奉圣旨查办大同·····	(241)
第六十七回	铁罗汉回家祭祖	白如意大闹昌平·····	(246)
第六十八回	窦二墩误走纪家寨	对花刀高刘双收妻·····	(250)
第六十九回	神手将目识豪杰	小方朔释放英雄·····	(254)
第七十回	彭钦差私访北新庄	刘德太调兵剿贼人·····	(258)
第七十一回	想奇谋义仆救主	闻凶信夜探贼巢·····	(262)
第七十二回	李通调贼困刘芳	高源请神捉贼寇·····	(266)
第七十三回	花得雨中途被获	张耀宗施勇杀贼·····	(269)
第七十四回	扮阴曹夜审花得雨	送密信钦差访贼人·····	(274)
第七十五回	彭钦差私行改扮	假仙姑舍药跳神·····	(278)
第七十六回	粉金刚夜探迷人馆	九花娘见色起淫心·····	(282)
第七十七回	老龙背火烧欧阳德	靠山庄淫妇暂避难·····	(287)
第七十八回	彭钦差思念欧阳德	小蝎子单人斗群寇·····	(291)
第七十九回	武杰施勇斗吴铎	桑婆害人用巧计·····	(295)
第八十回	使迷药反被迷己	拍花人终被人拍·····	(299)
第八十一回	徐广治探松林庄	马万春筵接群寇·····	(303)
第八十二回	武杰养伤真武顶	胜奎剿灭松林庄·····	(308)
第八十三回	武国兴大闹胜家楼	银头叟亲传惊人艺·····	(313)
第八十四回	采花蜂大闹上蔡县	苏永禄巡捕恶淫贼·····	(317)

第八十五回	尹亮误入纪家寨	烈女无故被贼杀·····	(321)
第八十六回	陈清捉拿采花蜂	尹亮夜入三圣庙·····	(326)
第八十七回	采花蜂夜入胜家寨	苏永禄设计捉淫贼·····	(331)
第八十八回	群贼聚会溪花庄	苏永禄偷探贼穴·····	(335)
第八十九回	粉金刚暗探溪花庄	苏永禄定计拿淫贼·····	(339)
第九十回	神手将拿获淫贼	赤松岭路逢群寇·····	(344)
第九十一回	怀安县贼寇劫钦差	蓬莱庄贾亮定巧计·····	(349)
第九十二回	朱桂芳公馆送信	定妙策共破贼巢·····	(354)
第九十三回	审淫贼完结大案	诛恶霸公颂清平·····	(358)
第九十四回	众英雄三探画春园	刘德太中计被贼获·····	(363)
第九十五回	徐广治辱骂群贼	高通海绝处逢生·····	(368)
第九十六回	胜奎献计请英雄	侠女复探画春园·····	(372)
第九十七回	群雄共探画春园	英雄谈笑破削器·····	(377)
第九十八回	侠良姑鏖打周坤	纪有德献策定计·····	(381)
第九十九回	群英共破画春园	刘芳奋勇战贼寇·····	(385)
第一百回	高源捉拿傅国恩	徐胜单探磨盘山·····	(388)
校点后记·····			(395)

第一回 彭公授任三河县 路遇私访涇江寺

[西江月]:

浩浩乾坤似海，昭昭日月如梭。福善祸淫报难脱，人当知非改过。

贵贱前生已定，有无空自奔波。从今安分养天和，吉人自有长乐。

话说这一曲《西江月》，引出我国大清一部奇书新闻故事来。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河清海晏，五谷丰登，万民欢乐，国泰民安。在崇文门内东单牌楼头条胡同，住着一位名士，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姓彭名定求，更名彭朋，字友仁，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父德寿，作京官，早丧。母姚氏已故去。娶妻马氏，甚贤惠。自己奋志读书，家道小康。应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散馆之后，特授三河县知县。这一日，报喜人至宅上叩喜。家人彭安禀明老爷说：“有报喜人至宅，给老爷叩喜。”彭公赏了报喜人二两纹银，然后拜老师，拜同年，忙乱了几天。

这日，诸事已毕，在家中把老管家彭安叫至面前说：“彭安，你年近七旬，身体倒也康健。我今要上任去，不能带家眷前往，我自带彭兴儿跟我去，留你在家中照管家务，里外事件你多留心照应。明天我祭了坟茔家祠，拜别祖先。我定于后日起程，你把我起身该带的行囊，给我收拾收拾。我自带彭兴儿一人，别人不用，你把他叫进来，我有话与他说。”彭安出去，把彭兴儿叫进来，站在面前说：“奴才给老爷叩喜。”彭公说：“你收拾行装，明天跟我上任去。”彭兴答应说：“是，奴才知道。”彭公又叫彭安说：“你去买办祭品，兴儿预备上坟的物件。”兴儿答应说：“是。”两个人下去。

彭公又至夫人房中说：“夫人，我今蒙圣恩授三河县令，乃是苦缺，我不能带你同去。家中内事，全仗你分心办理。候我到任之后，再派人来接你。”马氏夫人颇知三从四德、七贞九烈，一听彭老爷吩咐，说：

“老爷请放宽心，妾身也不能随老爷去的。现时我怀中有孕，候降生之后，给老爷带喜讯就是。”言罢，侍女秋香说：“晚饭得了，老爷在哪里吃？”彭公说：“就在这里罢，与夫人同吃。”仆妇刘氏与秋香把饭摆上，夫妇用饭已毕，下晚无事，一夜晚景无话。

次日天明，彭兴儿进来说：“奴才已然将祭品买来，请老爷上坟。”彭公用完了早饭，带领彭兴儿出了书房，到大门以外上车。彭兴打着引马，出了城，到了坟茔。看坟之人迎接老爷，给老爷请安叩喜。彭公下车，然后一瞧，各处树木倒也齐整。摆上祭品，焚香祷告，心中说：“先祖在上，我彭朋仰赖祖宗庇庥，蒙圣主恩德，身授三河县令，今特前来拜祖辞行。”言罢，拜了八拜。礼毕，看坟之人过来说：“奴才给老爷在阳宅预备茶，请老爷吃茶。”彭公至阳宅落座，把看坟的来顺叫过来说：“来顺，我今要上任去，你好好照看坟墓，修制树木。”来顺说：“奴才遵命。”彭公赏了看坟的来顺八两纹银，然后上车回家。至宅下车，来到书房。彭安来说：“回老爷，今有吏部员外郎瑞三老爷同萨大老爷，来给老爷道喜送行，留下茶叶点心等物，说明天一早还来送行。”彭公说：“知道了。”自己又一想：“瑞三弟是我一个知己的朋友，我正想见他，托他照料家中之事。我这一到任，必要为国尽忠，与民除害，上报君恩，下安民业，剪恶安良，也不枉生于世间。男子汉大丈夫生于人世，必要轰轰烈烈作一场事业，落个流芳千古，方称一件美事。”思念之间，天色已晚，回房安歇。

次日起来，家人来报说：“瑞明老爷来了，现在书房中坐着，候老爷呢。”彭公说：“知道了。”自己来至书房一瞧，瑞明身穿官服，更觉威严，身高七尺，年近三旬，四方脸，长眉带秀，二目有神，鼻直口方，身穿蓝宁绸裤褂，团龙单袍儿，外罩官绸红青褂子，五品职官，头戴官帽，足登粉底缎靴。一见彭公，站起来，二人对请了安，说：“大哥荣任三河，弟特来道喜。”彭公说：“昨承厚赐，未能面谢。今正欲拜访，又承仁弟光顾。你我知己之交，不叙套言。我本欲今日起身，奈首尾事未办完。我还有一事相托，家务之事，望贤弟时常照应。我起身也不坐家内车，雇两个顺便驴儿就行了。”瑞明知道彭公为人清廉，家中又不富足，送了二十两程仪。彭公也不推辞。二人用完饭，那瑞明告辞起身。

次日，彭公带了文凭，收拾行装，先雇一辆车，出朝阳门。兴儿雇了两匹驴，给了车钱，把行李放在驴上，主仆骑驴顺大路前往行走。则见绿树阴浓，正值初夏，清风吹柳，淡云绕杨。行了二十余里，到了三间房，见路北有一酒铺，高挑酒旆并茶牌子。正北是上房五间，前头搭着天棚。主仆二人下了驴，兴儿把驴拴上，跟老爷到茶馆里面一瞧，东边四个座，西边四个座，彭公在东边落座。茶博士拿过茶壶茶碗来，说：“二位才来，有茶叶没有？”兴儿说：“有。”由口袋内掏出茶叶来，放在壶内，泡了一壶茶。彭兴儿先给老爷斟了一碗茶，然后自己斟了一碗。

正喝着茶，忽见有二人在门前下马，进来要喝茶。前头那个人，年约二十有余，身穿蓝绸子裤褂，薄底青缎快靴，手拿打马鞭子，至棚下西边桌上落座，说：“伙计，快拿茶来，我二人吃了茶还要进齐化门内买办物件。”小伙计连忙带笑说：“二位太爷才来呀？”连忙送过一大壶茶来，说：“方才泡好，请用吧！”那二人一连喝了两碗，说：“我们走了，再见。”小伙计说：“二位爷走啊！回头见！”彭兴儿爱说话，说：“伙计，他怎么不给茶钱，你还那样小心伺候他？”那伙计一听，说：“朋友你不知道，那二位是香河县武家疃的管家。提起他家主人，在东八县大有名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乃是神力王府包衣旗人，姓武名奎，别号人称飞天豹武七鞑子。家中有良田二百顷，练的一身好工夫，长拳短打，刀枪棍棒，样样精通，收了无数门徒。就是一样不好，专好交结绿林英雄。今年五月初五日，是张家湾涇江寺娘娘庙大会，武七太爷在那里请客逛庙。方才那二人叫武兴、武寿，是两个家人。那武七太爷是仗义疏财的英雄。今年庙上很热闹，二位爷不去逛逛去呀？”彭公说：“我们正要去逛庙。”就还了茶钱，与兴儿上驴，顺着大路，来到通州。下驴给了脚钱，找饭铺吃了饭，然后主仆二人顺路出南门。兴儿扛着行李，彭公跟着，过了张家湾，来至涇江寺，村口一瞧：人烟稠密，赶庙的买卖不少，锣鼓喧天。各样玩艺，也有跑马戏的，也有变戏法的，唱大鼓书的，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之人，各样生意，围绕的人甚多，大半都是为名利之人。正往前走，见路南有一个茶馆，是席搭的，棚内有六七张八仙桌儿，坐着吃茶的人有二十多位，俱是逛庙瞧会之人，老少不等。彭公渴了，进了茶馆儿落座，要了一壶茶，主仆二人歇

着吃茶。只听的那边一位喝茶的人说：“今天戏可好，就是不能听，人太多。”又有一位老翁说：“这涇江寺可是千百年的香火，就怕今年要闹出乱子来。”内有一位少年人说：“武家驢武七太爷在这里逛庙，还同好些位朋友。那武七鞑子虽说是好人，就是手下人乱的厉害。还有夏店的左白脸左庄头，他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今日带着好些人在北边跑马呢。他有一个远族的侄儿左奎，外号人称左青龙，带着些匪人闹的更凶，竟抢人家少妇长女。如今咱们这个庙是三州县的人，有香河县、三河县、通州的。”那位老翁就问：“听说三河县的老爷坏了，不知新升来的哪一位？”那少年说：“我说与你吧，如今唯有三河县的官不好作。要是贪官，还可以多作两天；要是清官，可就不能长久。你老人家不知道前任的老爷是被左青龙给坏的吗？”老丈说：“贤弟，少说这些是非。常言说的好，‘无益言语休开口，不关己事少当头。自求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庙上人是多的，你想想我说这话是不是？”彭公主仆二人正听到得意之间，那少年人被老丈说了两句，他就不说了。

彭公给了茶钱，主仆二人出了茶馆。只见对面来一人，身高九尺，膀大腰圆，身穿一件白纱长衫，内衬蓝夏布汗襟褂，蓝绸子中衣，白袜青云头鞋，手拿一把翎扇。再一瞧脸上，浓眉阔目，二目有神，四方口，面带凶恶之相。后跟随有二十多人，都是凶眉恶眼，怪肉横生，身穿紫花布裤褂，青布薄底快靴，不像安善良民，随那少年人进庙。彭公主仆二人随在背后，忽见从对面来了一个青春少妇，约二十余岁，身长六尺，光梳油头，戴几枝赤金簪环，斜插一枝海棠花，耳坠金环，面如桃花，柳眉杏眼，皓齿朱唇，身穿一件雪青官纱的褂儿，上面镶着各样的条子，淡青纱的衬衣，粉红色的中衣。金莲瘦小，二寸有余，穿着南红缎子花鞋，上绣着蝴蝶儿，挑梁四季花。手拉着一个八九岁小孩子，梳着歪辮儿，圆脸膛，身穿宝蓝绉的大褂，青中衣，足登青缎子薄底靴子，手拿着小团扇，笑嘻嘻的跟那妇人往前走。那妇人走动透些风流，真正是：

淡淡梨花面，轻轻杨柳腰。朱唇一点貌多娇，果然风流俊俏。

那一伙人见妇人长的透些妖媚，你拥我挤往前凑，那妇人说：“别挤啦！撞着人。”那穿白纱长衫的少年，带一群恶棍，故意向前拥挤那妇人。彭公主仆二人看着，心中说：“这妇人也不学道理，这样打扮，就是少